

<<十日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十日谈>>

13位ISBN编号：9787020071258

10位ISBN编号：7020071252

出版时间：1994-12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薄伽丘

页数：545

字数：494000

译者：王永年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意大利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文艺复兴运动先驱之一乔凡尼·薄伽丘生于一三一三年，是佛罗伦萨一个商人的私生子，母亲是法国人。

关于薄伽丘的出生地点，后世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法国巴黎，有的说是意大利的契尔塔多或佛罗伦萨。

可以确定的是，作家的童年时代是在佛罗伦萨度过的。

作家生活的年代正值西方资产阶级兴起时期。

当时意大利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城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但因处于地中海和其他海上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航海、贸易、工商、金融、银行各业发展迅速，北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城市经济尤为发达，居欧洲之冠。

作家的父亲薄伽丘·德·凯林诺作为实力雄厚的巴尔迪经济集团的代表被派驻那不勒斯，带了少年薄伽丘同往，指望把他培养成商人。

但薄伽丘自幼喜欢读书，对商业活动不感兴趣，父亲便送他进那不勒斯大学学习法律和教会法典，历时六年之久。

当时的那不勒斯国王罗贝托·德·安齐奥比较开明，除了封建贵族之外还结交了不少文人、学者、商人、航海家等，薄伽丘跟随父亲经常出入国王宫廷，接触到一些杰出的诗人、神学家、天文学家、法学家、神话学家，激发了研读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典籍的兴趣，并开始写作诗文。

薄伽丘的第一部长篇传奇《菲洛柯洛》写于一三三六年前后，它以西班牙宫廷为背景，叙说了一对地位悬殊、信仰不同的青年男女历尽磨难，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带有自传性质，写作手法已相当成熟。

《菲洛斯特拉托》（1335—1338）和《苔塞伊达》（1340—1341）是两部八行体的长诗，分别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特洛伊传奇》中汲取素材，歌颂了现实生活的美好和爱情的欢乐，开意大利骑士史诗和民间说唱文学的先河。

一三四。

年冬，薄伽丘的父亲在经济上遭到挫折，从那不勒斯返回佛罗伦萨，坚持要薄伽丘也回去从事他所不感兴趣的商业活动。

佛罗伦萨当时经济情况不很稳定，政治斗争激烈，薄伽丘回佛罗伦萨后站在共和政体一边，反对封建贵族制度，多次受共和政体的委任去意大利各城邦和法国等地处理外交事务。

一三五一年，他曾去帕多瓦邀请被放逐的彼特拉克回佛罗伦萨大学任教，两位卓越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诗人从此过往甚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薄伽丘回佛罗伦萨后，在写作《十日谈》前，曾有四部作品问世：《佛罗伦萨女神们的喜剧》（1341—1342，后改名《亚梅托的女神们》），是一部牧歌式传奇，用散文体和三韵句交错写成，书中七个仙女向青年牧人亚梅托叙说各自的爱情故事，结构上和《十日谈》有相似之处；《爱情的幻影》（1342—1343）是一部长达五十歌的三韵句隐喻诗，赞颂纯洁的爱情，各行首词首字母能连成句子；《菲亚梅塔的哀歌》（1343—1344），是一部散文体的传奇小说，女主人公用第一人称叙说了热恋时的幸福，失恋时的痛苦，以及企图自杀的内心斗争，该书由于细腻的心理描写被誉为欧洲第一部心理小说；《菲埃索勒的女神》（1344—1346），是一部长篇叙事诗，描写青年牧人阿弗里科和仙女曼索拉相爱，遭到女神狄安娜惩罚的悲剧，一对恋人被罚变成两条小河，但最终在阿尔诺河相会结合。这些作品虽然取材于古典神话，但充满对人世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抨击了禁欲主义，人物有血有肉，呼之欲出，充满现实生活的激情。

薄伽丘最重要的作品《十日谈》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写于一三四九至一三五三年间，历时五年之久。

作品开头有个楔子，叙说一三四八年佛罗伦萨鼠疫流行，罹病丧生者不计其数，全城惨雾密布，十室九空，一片凄苦恐慌。

有七女三男原本相识，商定离城避难。

他们带了几个仆人、使女和必需物品来到佛罗伦萨城外穆尼昂河畔的一座别墅，游玩宴乐，消磨时光

<<十日谈>>

，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由轮流执政的女王或国王规定故事主题。

十人讲完故事后，由一人唱歌作为结束。

十天里他们一共讲了一百个故事，唱了十首诗歌。

除了第一天和第九天没有统一命题外，八天的故事分别在一个主题下展开，形成浑然一体的框架结构

。

<<十日谈>>

内容概要

《十日谈》（1348-1353）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作品开头有个序曲，叙述了在佛罗伦萨瘟疫流行的背景下，十名青年男女在乡村一所别墅里避难时所发生的事情。

十个青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共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

每篇故事长短不一，内容包罗万象，而人文主义思想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这部故事集有个楔子，叙述1348年佛罗伦萨瘟疫肆虐，三名男青年和7名少女在诺维拉教堂邂逅，一起到乡村一所别墅避难，住了两个星期，他们除了玩赏风景，欢宴歌舞外，便是开故事会，在其中10天的时间里，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由轮流执政的“女王”或“国王”规定故事主题，由一人吟歌作为故事会的尾声。

10天里他们总共讲了100个故事，故名《十日谈》。

<<十日谈>>

作者简介

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

青年时代曾学习法律，后与那不勒斯王罗伯特宫廷的王公贵族和人文主义者多有接触，并潜心研读古代文化典籍。

主要作品除《十日谈》外，还有传奇、史诗、叙事诗、十四行诗、短篇故事集和论文等。

<<十日谈>>

书籍目录

原序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作者跋

章节摘录

第一天 一 秀外慧中的女士们，我一向认为你们生性都悲天悯人。我知道，在你们看来这本书的开头未免沉重凄惨，教人想起前不久那场可怕的瘟疫，死亡狼藉、十室九空的情形伤心惨目，耳闻目睹的人至今心有余悸，记忆犹新。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在翻开本书之前就给吓退，以为阅读时会唏嘘不已、潸然泪下。其实我这个悲惨的开头无非是旅行者面前的一座峻险荒凉的大山，山那边就是鸟语花香的平原。翻山越岭固然劳累，一马平川却赏心悦目。欢乐过头会带来苦恼，而这本书开头的悲痛也会变成欣喜。经过短暂的愁苦（我说短暂是因为它只有几页），接踵而来的是甜美和欢快，这一点我事前作出许诺，以免你们因我不预先交代而不耐心等待。说真的，如果我能够问心无愧地领你们沿着一条不太崎岖的道路抵达我想带你们去的地点，我很乐意那么做，但那条险路是你们将要读到的事件的铺垫，不追溯背景无法行文，我万不得已才写下我要写的东西。

话说基督降世之后过了硕果累累的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出类拔萃的佛罗伦萨，竟发生了一场要命的瘟疫。不知是由于天体星辰的影响，还是因为我们多行不义，天主大发雷霆，降罚于世人，那场瘟疫几年前先在东方地区开始，夺去了无数生灵性命，然后毫不停留，以燎原之势向西方继续蔓延。人们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诸如指派一批人清除城市的污秽垃圾，禁止病人进入市内，发布保持健康的忠告，善男信女不止一次地组织宗教游行或其他活动，虔诚地祈求天主，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总之，那年刚一交春，瘟疫严重的后果可怕而奇特地开始显露出来。佛罗伦萨的瘟疫和东方不同。

在东方，病人鼻孔流血是必死无疑的症状。在这里，疫病初起时，无论男女腹股沟或腋下先有肿痛，肿块大小像苹果或者鸡蛋，也有再小或再大一些的。

一般人把这些肿块叫做脓肿。不久之后，致命的脓肿在全身各个部位都可能出现，接着症状转为手臂、大腿或身体其他部位出现一片片黑色或紫色斑点，有的大而分散，有的小而密集。这些斑点和原发性的脓肿一样，是必死无疑的征兆。

医生的嘱咐和药物的作用似乎都拿它没有办法，或许因为这种病是不治之症，或许由于病因不明，没有找到对症的药物（除了懂医道的人之外，原本毫无医药知识的男男女女也有许多偏方）。在这种情况下，侥幸痊愈的人为数极少，大多数病人没有发热或其他情况，在出现上述症状的第三天，或早或迟都会丧命。

那场瘟疫来势特别凶猛，健康人只要一接触病人就会传染上，仿佛干燥或涂过油的东西太靠近火焰就会起燃。

更严重的是，且不说健康人同病人交谈或者接触会染上疫病、多半死亡，甚至只要碰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或者用过的物品也会罹病。

假如不是许多人和我本人亲眼目睹的话，我这番描述也许是难以置信的。假如许多殷实可靠的人没有耳闻目睹的话，连我也不敢相信，更不用说形诸文字了。我还要补充的是，那场疫病的传染力特别强，不但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即使人类之外的动物接触到病人或者病死的人的物品也会传染上，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死去。正如前文所说，有一天，我亲眼见到这么一件事：一个病死的穷人的破烂衣服给扔到马路上，有两头猪过来用鼻子拱拱，习惯地用牙齿叼起，过不多久，就像吃了毒药一样抽搐起来，双双倒在那堆破衣服上死了。

这些事情，以及许多相似的，甚至更糟的事情，在仍然健康的人中间引起许多疑虑恐惧，到头来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个相当残忍的措施：尽量远离病人和他们的物品，认为这一来就可以保住健康。不少人认为生活有节制，避免一切过分的行为就能没灾没病。

<<十日谈>>

于是他们三五结伴，躲在自己家里和没有病人的地方，远离尘嚣。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活得舒服些，有节制地享用美酒佳肴，凡事适可而止，不同任何人交谈，对外面的死亡或疫病的情况不闻不问，借音乐和其他力所能及的娱乐打发时光。

另一些人想法不同，他们说只有开怀吃喝，自找快活，尽量满足自己的欲望，纵情玩笑，才是对付疫病的灵丹妙方。

他们说到做到，尽力付诸实现，日以继夜地从一家酒店转到另一家，肆无忌惮地纵酒狂饮，兴之所至，甚至闯进别人家里为所欲为。

这一点很容易就能做到，因为大家活一天算一天，仿佛明天不过日子了，自己的产业都置之不顾，许多私人宅第似乎成了公共场所，外人口要高兴，可以随便进入把它当成自己的家。

他们横下一条心，飞扬跋扈，连病人见了他们也退避三舍。

我们的城市陷入如此深重的苦难和困扰，以至令人敬畏的法律和天条的权威开始土崩瓦解。

事实上，民政和神职执法人员和一般人一样，死的死，病的病，剩下的和家人一起闭户不出，根本不能行使职权，因此人们无法可依，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除上述两种极端之外，还有不少人采取折衷的生活方式，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与世隔绝，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而是根据自己的胃口吃饱喝足。

他们不是自我幽禁，而是手拿香花芳草或一些香料外出。

他们不时闻闻这些芳香的东西，认为香气能提神醒脑，又能解掉充斥空中的尸体、病人和药物的恶臭。

有些人冷酷无情（仿佛那样比较保险），说是避开疾病是治病的最佳良药。

在这种意见的驱使下，他们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许多男女抛下城市、家宅、亲戚和财产，住到乡间别人或自己的别墅，似乎认为天主为了惩罚作恶多端的人类而降下的瘟疫只能落到城墙之内的人们头上，不会蔓延到别的地方，还认为谁都不应该蹲在城里，否则在劫难逃。

人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但不是所有的人统统死光，也不是个个都能保住性命。

事实是许多得病的人分散在各处，他们健康时是善于养生的榜样，得病之后遭到舍弃，孤零零地奄奄待毙。

且不说大家相互回避，街坊邻居互不照应，即使亲戚之间也不相往来，或者难得探望。

瘟疫把大家吓坏了，以致兄弟、姐妹、叔侄甚至夫妻互相都不照顾。

最严重而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尽量不照顾看望儿女，仿佛他们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得病的男男女女数不胜数，他们别无他法，只得求助于为数极少的好心朋友，或者雇用贪心的仆人。

由于伺候病人的工作条件恶劣，尽管工资极高，仍不容易找到用人，即使找到，往往也是一些笨手笨脚、从未干过这一行的男女。

这些用人干不了什么事，只会根据病人的要求递些东西或者给病人送终。

料理后事的差使常常得不偿失，挣了大钱而误了性命。

病人既然得不到街坊杀友的照顾，用人又那么难找，于是出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做法，就是一个女人不论以前多么文雅、俊俏、高贵，病倒后会毫无顾忌地招聘一个男用人，不管他年纪老少，并且只要病情需要，会毫不害羞地像在另一个女人面前那样露出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

痊愈的妇女日后往往不如以前那么贞洁，也许和这种情况有关。

此外，许多病人如果得到照顾，也许能保住性命，但由于用人奇缺，结果死了。

加上疫病传染力特强，城里白天黑夜都有大批人死亡，这种情形听起来也骇人，更不用说亲眼看到了。

因此，侥幸活下来的市民中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些和以前完全相反的习俗。

按照以前的风俗（今天也是这样），哪家有了丧事，亲戚和邻居家的妇女同死者的女眷聚在一起，为死者恸哭，而男性邻居以及别的市民则在丧家门前同死者的男性亲属待在一起。

随后来的是教士，他们的级别要看死者的身份而定。

死者的灵柩由亲友们扛着，后面跟着手拿蜡烛吟唱着挽歌的送葬队伍，逶迤前往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

当疫情日趋严重时，这些规矩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给废除了，由新的规矩取而代之。

<<十日谈>>

病人临终时非但没有妇女围守床前，甚至没有任何人在场，能够赢得家属的真心悲痛和辛酸眼泪的人少之又少。

相反的是，大多数活着的人尽情打闹嬉笑。

本来女人生性富于同情，如今为了自身健康，竟出奇地学会了那种风气。

护送尸体去教堂的邻人至多十来个。

抬灵柩的不是有地位、有名望的市民，而是一些花钱雇来专司埋葬的、称为掘墓人的市井之徒。

他们脚步匆匆，不把灵柩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一般只送到路程最近的教堂就了事。

他们背后跟着五六个教士，手拿蜡烛的很少，往往一支蜡烛都没有，也不费那份工夫一本正经地举行安葬仪式，只在最凑手的空墓穴里放下灵柩就完事大吉。

下层社会以及许多中层阶级的人受的罪更大。

他们由于贫困，或者图个侥幸，大多守在家里，得病的每天成百上千，加上无人照看伺候，只有死路一条。

白天黑夜都有大批人倒毙在路上，另一些人虽然死在家里，也只在尸体腐烂发出臭气时才被街坊发现。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